



冥冥有理

赵宾,女,1970年生,网名“凿冰煮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,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,感悟颇多,常思述之与人,言之不尽泄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思所想悟用文字表达出来,和朋友们分享快乐,分担忧伤。

无可奈何人渐老



确切地说,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后,赵医生颇有些见惯兴衰、宠辱不惊的淡定。表面上是与世无争的豁达,实则是知晓后浪的力量势不可挡,明智地选择让年轻人表现,不留余力帮助他们成长,俗话说栽花不栽刺,迟早要退场,不如变被动为主动,保持心理上的优势。

一直认为,工作占据人生最精华的年龄大部分时间,倘若工作能力不强、环境不好,人事关系紧张,最破坏心境情绪,直接影响生活质量。在这种指导思想作用下,我努力营造科室有序竞争、和谐互助的氛围,而且非常有成效。一群年轻医生越来越能干,不但技术力量提升,与患者沟通能力加强,还把内务工作完成得有条不紊,让我简直没多少事情可做,存在感顿减。

在给年轻人的忠告里,我把控制情绪作为非常重要的建议,时常提醒他们加强修炼。情绪这东西,是伴随各种事件产生的心理活动,同一事件对不同的人,会产生不等量的情绪体验。总的来说,好情绪对他人的影响力,较之坏情绪要弱,就像白染黑容易,黑洗白极难。当自己的情绪不良时,极易被他人的坏情绪污染,两下里情绪失控,冲突争执随之产生。

近年来虽然物质生活水平提高,但是阶层固化、社会内卷、生存压力增加,人们的焦虑情绪泛滥,各种疾病的发生率明显增加。加之多年来医疗环境积累的不良

信息,使个别患者和家属在疾病困扰时,不满、怀疑、焦虑、恐慌等负面情绪堆积,这些人就像逐渐鼓胀的气球,言语蛮横、敌意、伤人,稍微有点借口就会爆炸。

然而他们是患者,是需要医生帮助的对象,争吵和对峙的结果,除了加深医患矛盾,甚至加重疾病,没有任何好处。所以,作为医生,必须先管理好自己的情绪,才能在处理问题时保持理智,不被他们的坏情绪干扰。教给年轻人的法宝,当遇到确实蛮横的患者,默念三遍:他们是病人,他们为什么生病,因为他们心态不好。

善于情绪管理,必须先察觉不愉快的感受,引起重视,加以纠正处理。赵医生自认为多年修炼,已能很好控制情绪,那一天居然有些失态,需要自我反省。且听我慢慢道来:

一位85岁女性癌症患者,突发下肢无力住院,在还没有完成检查项目之前,我向患者子女交待有颅内转移的可能,大儿直接说这么大岁数不医了;二女坚持要治疗。二女看上去60开外,拉着我的手套近乎:你年龄大还是我年龄大?听得我疑惑,难道我错估了她年龄。然后老太太一边叙述病情,一边哀怨一辈子辛苦,17岁结婚,18岁生大儿,21岁生二女。

回到科室,赶紧照镜子,我这么出老相吗?什么让这个64岁的大妈这么自信,心情有点郁郁不乐,女人都讨厌被别人说老了。转身,大家正在热论养儿养女,谁

更靠得住,结论还是生女好。对于独生子女这辈父母,我只有儿子,想着老太太太子的态度,心情不悦增加一点。

当然这些小小不愉快,就像某处一点火星,即使不去管它也会自行熄灭,然而就怕另有一点火星。一位慢阻肺的患者,从住院到出院,咳咳喘喘行动费力,都是一个人艰难捱过,症状改善办理出院手续时,患者女儿打电话给他让我接听,语气颇为不善,质问查血常规没有?答做了检查正常。她占足了理似的诘问,血常规正常为什么要输抗生素?问得我这个专业人士,还得给她普及抗生素的使用原则,以及为什么有些感染血象不高。

当她在电话里继续喋喋不休,别个说血常规正常就不能输消炎药,不然……我已失去耐心对她嚷,当初你爸爸生病的时候你该到医院来,现在我已经用了抗生素,疗效也很好,你觉得不正确找专家评判。我把手机还给患者,他劝我别生气转身离开,看他佝偻的背影,一阵心惊复悲凉,曾几何时同龄人住院人次渐渐增多,再也不能扛几天吃几颗药就可以生龙活虎。

患者离开,我的心绪没有平静,以致把手里一支笔狠狠甩在桌上。年轻人不解,遇到比这个女人刁蛮的患者多了去,都没让我失去风度,何以这次反应激烈。就有聪明人分析,根本不是生这个女人的气,而是前面那个女人把我说老了,心中憋了气,现在一并发出来。

这话不错,不良情绪是积累的,但这只是其一。真正让我生气是因为这个女人很年轻,从声音和患者的年龄判断,不会超过30岁。如果年轻人和老年人,说出同样无知的语言,做出同样无理的行为,我总会为年轻人痛心疾首。因为老年人的坏,时间不会太长,随着年龄的增长,影响力下降,很快有结束的一天;然而年轻人的坏,如果得不到改正,时间太长,足以影响一两代人,破坏力更大。

一个人老去,最是无可奈何,没有谁对老年会真正欢心期待,不过是对自然规律的接受。回忆逝去的岁月,难免惆怅,于是对年轻人寄予更多希望,年龄在这个时候显示出优势,可以依仗虚度的光阴告诫年轻人:不要虚度光阴。

消失的捡柴大军

□曹昌琼

城东有金马山公园,满坡松树。我喜欢去松林,无数次看到地上那黄黄的、厚厚的一层松针,总会引发一番感叹:“那时候要是有这么好的松毛就好了!”

那时候,是我年少的时候;那时候,是农村没有天然气的时候;那时候,酒席之外烧煤就算奢侈的时候;那时候,人畜的生活燃料主要来源于稻草、玉米秆等农作物的时候;那时候,捡柴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。那时候,丘陵沟壑,田边地角,只长庄稼不见树,地里被人们收拾得干干净净,唯独桐子树得宠,风光于世。桐子能榨桐油,桐树叶能为我们燃起炊烟,全身宝的桐树便有了风光的资本。

自家地边的桐树叶,干活时顺便就背回了家,偷别人家的桐树叶便是常事。记得奶奶领着我去看了寨上每一棵桐子树,一边捡一边念叨,明天该去哪里捡桐子叶,算计如何走在别人前面,巴不得让桐子树叶片片归家。上学后,庄稼秆与粮食一样,依然

青黄不接。记得一次,天已黑尽,院子里已经冒出了饭香,妈妈转来转去,就是不去生火做饭,我和妹妹哭闹着要妈妈煮饭,妈妈搂着我和妹妹无奈叹了口气,消失在了黑夜,没多久,抱着一捆油菜梗走进灶屋,后来知道,那是婶婶家仅有的一捆油菜梗。

骄傲的坝里人,终于瞧见了大山的好,山里富足的柴火令坝里人羡慕,于是,浩浩荡荡的捡柴队伍,不辞辛劳向大山挺进,成了冬季路上主要的风景。

父亲除了农忙,常年在外打石头,母亲要忙地里的活计,加之身体有病,上山、下山对于母亲是一件困难事。母亲见院子里的人从大山里背回松毛,总会叹气,故意对我和妹妹说:“松毛煮的汤圆才好吃呢!”为了好吃的汤圆,我决定加入捡柴大军。

上白杨山弄柴,算是大工程,因为来回,足足要一天时间。

天蒙蒙亮,前一天约好的伴已经在院子里大声吆喝,“弄柴的,走了哦!”妈妈已经给我放了几个生红薯在背篓里,

背篓边框上,前晚已经系好了一根长长的、牢实的绳子,匆匆跟上院子里其他捡柴人上路了。

走完约四十分钟的小路,踏上一条通往白杨的乡镇土公路,上公路的地方恰好是白安河上一座桥,每次走到桥上,总要回头望望桥后公路转弯处,那是一个大弯,捡柴人如洪流般从弯里泄冒出来,再望望前面,三五成群络绎不绝的人望不到头,大人立马催促,“今天我们走到后头了,要快些哟!”我总是小跑着才能跟紧自己的队伍。公路上的人,女的背背篓,男的扛扁担,镰刀和瓜子是所有人都必备的弄柴工具。大小不一的捡柴队伍,不需集结,无需冲锋号,齐齐踏着坚实的步伐,朝着柴山方向进发。

走完公路到了山底,有两条上山的路,一条通往石埂子和罗昌湾,一条通往响水桥。我比较喜欢走向水桥,这条路进山远,但坡路缓。石埂子和罗昌湾,上山近一些,可山路陡峭,令人望而生畏,上山脚打软,下山脚发抖,要命的是,负重俯瞰山底,犹如悬崖边,整个人会虚软。

十一点过,大军完全消失在了密林。放下背篓,大家各自散开,不再唠嗑,开始用瓜子抓柴。抓够一堆松毛,再用镰刀割一些小杂树,铺在最外一层,固定松毛,方便打尖(把背篓装满

后,再用绳子在背篓上面绑上一捆柴)。打尖看似简单,实则需要经验。尖打得好,一路就顺趟,尖打得不好,一路偏偏倒倒,重心不稳,很是折腾人。

松毛抓够,红薯吃完,一声“打尖了哦!”顿时让那些柴禾还没捡够的人心里发了慌,“遭了,我还不够哒!”于是,一路熟识的便去帮忙。每次上山总有人帮助别人,也总有人被帮助。

夕阳西落,捡柴大军也带着疲惫,背着喜悦,陆续出现在下山的路上。或背或挑的弄柴人,红扑扑的脸上挂着汗。下山路走得更艰难,尤其是走石埂子和罗昌湾,脚抖得厉害,背上感觉更重了。我常常两只手抓住搭在肩上的背篓带,生怕柴被抖掉,遇到能靠背篓的崖壁赶紧靠一会。挑柴的方便些,只要在能站稳的地方,把打杆往地上一杵,就可以把挑柴的担子放到打杆上,然后朝着我夸上一句“小丫头能干嘛,还弄这么大一背柴哟!”

只要我们去弄柴,父母宁可自己少吃点,也要给我多留些饭菜,还比平日里温柔了许多。甚至会丢下手中活,亲手递上饭菜,端着有柴火功劳的饭菜,我们不再给疲累计较,油然升腾起功臣般的骄傲。

时光转动,自以为捡柴大军会像高山流水般长久,没想到在历史洪流中,没多少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